

河東先生集

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門人張 昱 編

皮子文藪序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羣集之也古國之大名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揚騁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人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

以其文之類不同各為數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
數者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數雖異而
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數也詔而愛之
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數之為意也
霍山為賦之數首陽為碑之數隋鼎為銘之數易商
君傳為讚之數周昌相趙為論之數陵母為頌之數
心為箴之數移成均博士為書之數三羞為詩之數
數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詠十原決
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
而取之也謂賦下
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文之
數也孰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

在此而在于彼也傳者得以取其義焉

五峰集序

讀夫子文章恨詩書礼樂下至經遭秦焚毀各有亡
逸到今求一字語要加于存者無復可有况其盡得
之乎又念漢獲壁間科斗書以編簡断裂坐蠹事
起不能比類尋究深為痛惜聖人沒其言無得而更
聞辭犹登丘望天遠不見者其何能盡亦何能知游
秦止隲寧窮京邑之壯觀哉至于他美餘珍半存半
失心目有愛曾是無思淳化二年春開自桂州詔歸
京師遇王次聖自交州使還于衡山廖畫家次聖廖

之出也。廖世善詩，奕于梁朝。當馬氏有湖湘，得衡求州刺史。子男十人，圖善七言詩，凝善五湖詩，立語皆奇拔。凝後入江南，歸李璟。其詩得聞于朝，圖值馬之子不嗣，兵興國亂，多聽散墜。開因次聖求圖詩于晝，得殘缺僅百篇。昔人遵度序之，為五峰集。閏月晝抵潭，授余諷之篇。可愛重，恢然言胷意間事。近世無比事，凡無大也無小也，能有道則幾乎君子矣。若圖詩可令人痛其遺逸哉。擬之經雖不倫，然觀其存而思其亡者，皆必有理念之足以少見余心也。因之得以及于夫子也。意時無賢將為辭以共歎，時有賢其

如生不能使盡其材死復喪其事業圖書祖也仕馬氏為天策府學士道州刺史畫之下學其業者餘十人以是廖之族足為詩家流也

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為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于古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況下先生之後至于今乎是謂世不知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

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經則因參
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為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
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為事
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
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雖
孟子之為書能尊于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楊子雲作
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于發聖人之道
矣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籍雖皆殘缺其道犹備
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答論問說渾然一歸于
夫子之旨而言之過于孟子與楊子雲遠矣先生之

于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
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乱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
可言耶且孟子與楊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
聖人之言于人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詩皆
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
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沿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
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于聖
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為然也有
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
蓋吾所目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

謂世不知于先生也豈為誣言也哉

送臧夢壽序

或曰君子有求乎曰有于身不可也于道可也曰求益乎求用乎曰求達則益達則用譬乎造舟于陸完矣時濟于川矣關矣將給請材以備矣曰有是乎君子求之執堯舉舜以代天下舜登而舉十六相以理求之歟曰君子求之也舜乎十六相乎咸求也時用之求也時不用之固求也曰吾聞舜與十六相不曰有求子何曰求乎曰德以求之隱而在下國有道也孔子旅于七十國無道也曰君子于物貴惡比曰如彼

質玉也曰質玉處于石工者採之以備乎圭璧玉不
求之也如若玉君子何求乎曰礱錯以成其器沽而
售之工視利也故求也玉以德工以利時哉：逆
順皆然也君子不求則以德求則以身道以由于身
者也身用則用矣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
之者也曰吾聞夫臧子欲之遠有求乎曰求也曰求
于國若何曰有道也曰有道也何之行而不隱乎用
之不求也不用之求之也曰然亦有矣趣也異成也
同及得之一也且遠迤于晉：敵也恃險以怙尤遠
順以習非遠以禦其衝晉以防其討兵甲之害曰及

民命臧子于遠守也將勸義以使革其心將結信以
使斷其姦道歆化于遠而來于晉德乃施諸身而聞
諸天下待乎用者也求之矣君子也有求矣臧子之
行也然矣何謂君子無求也哉

送陳昭華序

王者不出刑政弛焉則戎狄蠻夷盛而交侵于中國
矣聖人既沒禮樂弊焉則楊墨老佛盛而交亂于大
道矣子見治于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蠻夷是
能侵之乎烏乎大道独不明乎聖人沒也久矣禮樂
弊也亦久矣為人者或揚墨或者或佛交亂而滿天

下大道猶中國也楊墨老佛固侵亂也孰謂吾無能哉于數君
道不明楊墨老佛固侵亂也孰謂吾無能哉于數君
之言知吾者無能耶能力于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
矣數君之言于吾曰有是也子之言于吾亦曰有是
也吾不自知其已之是與非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
子之言又何若于數君也謂吾復于聖人之道則揚
墨老佛之害未去矣是能果復其道哉子曰見義不
為無勇也吾為子當之力于大道焉然子聞兵陣乎
能有勇衆輔之則勝于戰矣吾猶戰也斯有勇焉先
將舉其力而斃其楊墨老佛子與諸君苟念其惠我

之言而輔于吾復于聖人之道也而後必矣子徃見諸君為吾告之如是也

送李憲序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談古道各不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負于人未知于己真何如也嗚呼口是而心非之吾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于衆者蓋真好于韓文者也非口是而心非之者也吾常思生之言無患其道不行于人文不顯于時矣生從何而得于吾不期生之知也生不期吾之相若也一日忽見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與吾各先

客之者乎君子坦然于所為作之而不憂其不行固
在合古聖人之用心不以世之浮沉移于德而已矣
遇其類者自然感而相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
同者果知之矣天下至廣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道至
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且生未識吾時生豈果以
類生者望于吾乎務于德而勤行之累、出于世間
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善者
所以為善者之資也苟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何用
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又安知其生與吾也終不為不
善者所資之耶夫既然與衆之異見者固有成也縱

于今而不得之必于後也在矣生無戚：而自憂之
可也道乎懸于天而不可期命乎懸于時而不可知
能期之與知者在于吾之所敬矣守之而不變也孰
能處其餘者乎李生勉矣哉無以世為厚而已為薄
終吾徒也

送程說序

樂之中琴為貴君子多尚矣古之時声隨已出以舒
其悲怨喜惧之心聽之者知其能然于以察夫民之
情國之政矣今之人即異于是舉世而能者鮮矣能
之者非能舒夫心以出乎声也蓋能習乎古之遺声

也其或真偽之不分節數之無度復斯多矣是若廢
之者乎或不幸而有好之者能習焉當其發而鼓之
也見而來觀者百無一二矣觀而能聽者幾人焉聽
而復能知者固加少矣是以習于是者日怠其功好
于此者時微其學益至乎寢削矣况能感誠以變其
聲作音以述其志者哉是以好而能者始即樂其習
焉終乃傷乎已之莫若其不知之也或有夫觀而能
聽者聽而能知者知而願學者進于其能人曰吾請
子以師焉朝乃以傳之暮乃以傳之至夫善紀而不
遺敏問而不休即能者反惧彼之如已也復不為之

盡焉噫是人之媮薄者乎貴已而賤彼之所作也
致夫今不迨古乱斯由也嗚呼甚矣哉有能善聽者
于世也已尚貴之若莫可得也能來師而進習焉恐
不為之竭已以授彼乎何好虛而惡寔務姦而鄙正
之為矣予學之于是也但未知乎已之後能異世而
有如也斯務求以習焉程子良于此者也予得請之
今行將告别予敢言之以慮後有進于子者慎無如
吾訊之說者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